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七回 細柳營慶賞團圓

詩曰： 斬蛟名將誅番帥，拜霧賢妃退妖人。父女重逢欣慶幸，血書同上把冤伸。

話說次日黎明時候，王招討大起追兵，一直踹著朝鮮的大路趕將下來。那邊神武軍師方把鄔元帥亡靈收殮，已有遠探報來說：元朝的熊先鋒斬了一條赤蛇，那殺蛟的時候正是鄔元帥嗚呼之際。神武真人就有幾分明白，方欲收拾逃生，已被元兵圍住。

徵東元帥坐龍駒，擺動紅纓抖虎儀。喝叫番軍傳報入，快叫那，雲游道士顯身軀。朝鮮軍士心慌亂，戰兢兢，向裡飛跑展令旗。神武真人聞此報，少不得，淚沾襟袖一聲呼。

啊唷罷了罷了，要這殘生何用？

軍師言訖怒冲霄，拔劍乘龍膽氣豪。帶領一班殘敗士，開船響炮把兵交。當頭撞見王元帥，神武真人魂就消。勉強催駒搖寶劍，一來一往比高低。元戎急欲踏番國，就把纏身錦索拋。真言咒語三回畢，大喝妖人哪處逃。神武真人抬首看，面如土色放聲高。

啊唷不好了，我的性命無常到了！

一言未了已纏身，錦索飛來不法人。捆做一堆難動手，軍師被獲入元營。徵東招討依傳令，大踹番營不肯停。一眾番兵無了主，船頭羅拜作降人。軍中不見鄔元帥，審查方知就裡情。招討其時心大悅，鞭敲金鼓叫諸君。今朝殺盡番邦將，眼見得，就要班師轉帝京。伏賴諸君同竭力，保一個，鷹揚宴會昇平。合班戰將齊稱賀，全賴元戎福底深。招討登時傳下令，速行趕路不須停。舟戶叩頭齊答應，賽寶兒，蹦蹦跳跳啟軍情。

元帥呀！

小人久慣走東洋，願引雄師到外邦。若有軍情機密事，小人亦，可領入內探端詳。元戎見說心中喜，連叫賢才說得良。今日暫停明日走，還有些，內中機密要相商。能人賽寶兒知道，王元帥，就坐中軍不起行。

話說王元帥坐在中軍，眾將列於左右。傳下一聲軍令，早把神武真人帶將進來。

真人低首立於前，也不睜睛也不言。元帥座中眉一皺，先鋒熊浩急開談。兵主呀！可記仙師付錦囊，今朝拿到勿相傷。元戎且用良言語，勸不回心再作商。招討點頭稱曉得，仙師之命豈能忘。先鋒退下旁邊立，元帥開言問細詳。黃冠呀，爾本鸞山道士徒，不該作幕起風波。扶持小國堪嘲笑，抗逆天兵為若何？既入法門當靜守，還來塵世逞凶圖。如今被獲來吾處，你欲歸心哪一途？神武真人聞此語，竟不覺，一聲長歎作悲呼。

咳，我好恨呀！

已歸道教少嗔癡，悔殺生心在一時。昔日若能除別念，今朝安得喪全師？你們要斬無妨斬，已做了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神武真人言到此，王招討，回嗔作喜叫軍師。

話說王招討見說，就知神武軍師有了悔意。遂把鸞山道士之言，一一明告。又將錦囊書付他觀看，內中無非是勸他回轉仙山等事情。神武真人不覺喜出望外。

懷抱仙師一錦囊，倒身兩膝跪中艙。叩頭相謝王元帥，點破癡愚恩不忘。只為背師難轉洞，既然相喚即歸鄉。從今洗滌紅塵念，永抱清音不轉腸。言訖叩頭求釋放，元戎下座訴情腸。真人呀，你既回心要轉山，自然名姓列仙班。若逢黃鶴吾師面，轉致愚言請請安。我若功成名遂日，必定要，急流勇退聽師言。真人從此歸山去，斷不可，復動塵心下世間。我國君王天授命，豈能搖動錦江山。你如再去投他國，下次相逢不放還。神武真人稱領命，起身相別出艙中。平空一縱沉東海，水遁中，竟轉仙鄉下必雲。元帥當時心大悅，三番捷報又差官。出兵連勝無傷敗，一個軍丁也未殘。就此長驅臨異域，羽書捷報奏龍顏。元戎獨坐中軍帳，就把能人賽寶傳。屏退隨身諸護衛，叮嚀用意探朝鮮。

話說王招討一見賽寶兒，不知是哪裡的好人。就把他叫到面前，輕輕囑咐。

元戎座上細叮嚀，我未行時你就行。本帥若然兵一到，朝鮮豈肯擅開城。飄洋貨物今俱在，你便乘船作詐謀。進得城中須打探，訪出那，督台衛煥死和生。若然果在南牢坐，須到牢中看一巡。見得兩公俱現在，探一探，朝鮮國主是何心？他如不肯求和好，本帥兵臨即破城。彼若有心體聖化，免得我，過於殺害外邦人。今朝遣你番邦去，辦得回來斷不輕。元帥說完呼速去，賽寶兒，叩頭應諾就抬身。洋船一駕如飛去，先入朝鮮探事情。元帥大兵隨後走，滔滔一直向東行。雲帆浩浩風頭順，鐵鎖沉沉水路平。跨海徵東人馬廣，曉行夜宿不留停。戰船未到洋船到，賽寶兒，報號先臨外國城。

話說這賽寶兒販貨臨城，早先到守城的總兵衙門中報號。那官兒好不歡喜，就拿出些金銀錢鈔，揀上等的買了幾般，都要進獻國主的。知賽寶兒是舊時主顧，又待了酒飯，方始放他出來閒耍。

賽寶相辭出總衙，行囊放在店商家。一車餘貨街前賣，隨發隨收生意佳。番國衣冠相問買，偏那黎庶盡喧嘩。呼主顧，叫行家，亂擲銀錢把價加。賣這一處又一處，十分熱鬧與繁華。推車押貨穿街道，不覺行行到一家。但見那，清清小院半關扉，黃黃牆頭有樹榆。門外傍街開小井，細觀景況甚依依。正然猜擬何人住，右扇門開見一姬。鬢髮蓬鬆高挽髻，身材瘦小短穿衣。低頭不語臨方井，手繞麻繩把水提。賽寶正猜多面善，忽見她，倒身一坐哭啼啼。

啊唷天爺呀！

值家好好度朝昏，不幸男兒坐了牢。用盡銀錢難買命，可憐不久要吞刀。俺們幾口如何過？終日裡，煮飯燒柴受盡勞。衣食不週猶是可，苦只苦，無錢使用探監牢。婦人說罷又遮面，哽咽悲啼痛淚拋。賽寶住車心暗想，忽然記起一根苗。

啊呀是了！

曾記當年販貨臨，異鄉結識這家門。此婦是吾盟嫂嫂，她夫姓字喚高清。前番耽擱朝鮮國，曾與高兄拜一盟。昔日伊家還富足，如何到此這清貧？不知犯下何條罪，待我當先問一聲。賽寶想完忙下馬，牽車停住綠楊陰。上前拱手叫高嫂，何故悲啼淚滿襟？我販洋貨重到此，到底是，老哥怎樣下監中？婦人一聽把頭抬，只喜得，亂叫公公叔叔臨。高老聞呼忙出外，手扶竹杖問連聲。

啊唷媳婦兒，可是你賽二叔來了麼？

呼親人，一邊走著一邊言，拾首觀瞧喜萬千。扯著衣襟流下淚，開聲先就訴沉冤。備言誤打鄰人子，故被他家告了官。本屬誤傷非有意，鄰人坐實詐銀錢。國王旨下難回挽，一命還當一命捐。用盡家私無措手，連朝不去探南監。老翁訴罷悲聲吐，少婦旁聽血淚漣。賽寶聞言連頓足，心中一想計雙全。

啊唷妙呀！

元戎囑咐察其風，正慮無由進內中。趁此機關休錯過，何妨只說探盟兄。若然進得南牢去，看一看，皇甫亭山衛振宗。賽寶心中存主意，就將貨物托高公。

話說賽寶兒就將車貨物件存在高家。揀了幾件上等東西，整備去送禁子，打點停當，遂與高大嫂同探南牢。

虎頭門外見番軍，賽寶從容就用銀。賄既多時人自諾，紛紛放進裡邊行。盟兄探過無他事，少婦相辭先起身。賽寶遲延還不出，故意的，東牽西扯說開情。一班禁子無催逼，反倒留茶待點心。賽寶含歡忙啟口，哥們不棄感高情。既然厚待留茶點，此地稽查諒必經。我國督台皇甫敬，更兼衛煥總兵臣。二人被獲拿尊國，聞說內監此地存。到底本邦惟我在，欲求見面盡我心。若蒙哥弟

同依允，一見他們我就行。禁子詐錢言不許，搖頭只是笑盈盈。能人賽寶多加賄，貪利番軍一回應。悄悄前行為引導，重重開鎖不遲停。臨房二鼓寒風冒，賽寶慌忙向裡行。只見那，黑暗監房畫似宵，陰風慘慘冷蕭蕭。被擒將帥無床帳，盤坐塵埃席一條。這一個，閉口不言傷異域；那一個，低頭微歎憶皇朝。這一個，戰靴登地悲千古；那一個，徵袖遮容淚點拋。聞得開監門戶響，慘淒淒，說聲可是送鋼刀？亭山衛煥惟求死，斷不肯，懼死低頭順番邦。說到此言低了首，一腔壯氣怒沖霄。元人賽寶心悲憤，撲上前來抱了腰。

啊呀二位老爺呀！

我是元人販貨船，今朝特地探南監。家邦情分心關切，故到尊前候候安。望乞老爺休痛苦，少不得，災消難滿有時還。能人賽寶言如此，驚動了，赤膽忠心二位賢。皇甫元戎睜虎目，一觀服色就知緣。戰靴踏地抽身起，攬住來人痛淚漣。

啊唷，我皇甫敬好生有幸，今日裡復見元人！

你自家邦本國來，可知道，朝廷曾否派英才？海中外戰如何了？到底是，哪個興來那個衰？社稷未安吾痛恨，邊疆尚亂我悲哀。如言衛煥亭山等，只不過，竭盡忠心與壯懷。總督說完鬆了手，依然無言坐塵埃。總兵衛煥心淒切，虎口之中淚下來。賽寶慌忙稱俏語，豈不怕，國王發怒降奇災？小人就此相辭去，望爺爺，忍心耐性等時來。說完立刻離監禁，二位忠臣亦疑猜。一見番人加了鎖，暗監對坐訴幽懷。督台長歎低低道，莫是吾邦細作來？他若果然真販貨，為什麼，丟開生意費錢財？如無使用監難進，兩扇牢門哪肯開？明是家邦差細作，故而相探進監來。

咳，將軍呀！

與君被陷已三年，不識何時得轉旋？但願來人真細作，我和你，重瞻化日與光天。總兵見說雙眉皺，願得如期就玉全。當下二公心愈切，萬憂一喜轉為寬。不言二位忠臣事，且把能人賽寶言。

話說賽寶探監，得了實信。本欲向二公通個消息，奈因人多目眾，不便顯言。遂出監到他處，打聽國王主意如何，兼候王招討大隊人馬。這朝鮮國王近日已接了鄔元帥告急文書，內雲：新到了元兵，不比前番易破。出戰的將士，能用飛劍飛刀。部下的兵士，俱會著刀斧而無損傷。以為難破，欲求再選能人。朝鮮國王大加驚懼，就有些不欲用兵。

向倚軍師作泰山，心中不肯就降元。召集番國諸臣宰，共議軍機事一端。又為後宮迷酒色，國王無計念江山。終朝商議無良計，索性把，告急文書放半邊。賽寶時時常竊探，但聞黎庶亂喧傳。這個說，國王近日貪美色；那個說，家邦未必不歸元。敵兵再過東洋海，倒只怕，玉石俱焚一旦間。賽寶聽來兵已近，總衙報號要迴旋。

話說賽寶兒出了朝鮮，下船落海，至五月二十二日已接著了王招討的船隻，就把上項事細言一遍。元帥又悲又喜，吩咐賽寶兒隨營候賞。只等班師之日，請旨封官。

元戎下令起行營，鐵鎖連舟拔大兵。萬馬千軍風捲幟，旌旗招展耀雲辰。光閃閃，彩纓映日紅成片；色輝輝，甲葉迎風疊作層。大炮三聲天地振，王招討，紅旗一展叫諸軍。

啊五營將士，眾哨官，即速把城門圍了。

一言令下眾兒郎，頃刻雄兵困四方。前部軍營排左右，元戎寶帳坐中央。風飄生蠶書金字，日照旌旗列萬行。遍地雄兵連不斷，連城號炮猛難當。埋鍋造飯炊煙起，點將圍城鐵馬忙。招討營中餐過飯，他就要，直臨城下叫投降。

話說赤雲都人馬圍城，守汛總兵官大驚失色，一面防禦入城，一面差報國王。這時城中百姓一聞此信，只嚇得遍野奔逃，繞城慟哭。

朝鮮百姓亂如麻，抱子攜孫要離家。慘慘悲聲齊痛哭，嘈嘈亂語共喧嘩。東西南北無方去，圍住朝廷拜國家。

啊唷王爺呀！

可憐百姓不能逃，赤雲都，人馬圍城要動刀。望乞王爺憐眾命，快把那，降書一紙獻元朝。若然我主還征戰，倒只怕，一國山河保不牢。百姓悲呼齊伏地，又來了，番邦文武眾官員。紛紛入殿排紗帽，隊隊登階集蟒袍。擊鼓撞鐘齊請駕，叫一聲，吾王千歲快臨朝。裡邊內監心慌亂，齊出宮門問事苗。

啊唷，官兒們，怎麼樣了？

武將文官慘慘呼，俱稱來了赤雲都。千軍萬馬周圍困，元帥軍師影也無。快請國王商大事，內城一破更何如。合班文武齊聲說，內侍■惶魂魄無。

啊呀不好了，元兵來了！

內官著急起如飛，直入宮中報是非。國王貪歡方飲酒，錦幃羅帳擁嬪妃。香飄寶殿敲歌板，日射竹簾暗舞衣。正換大杯斟美酒，內官飛入報軍機。

啊唷王爺呀，禍從天降！

俺家元帥已亡身，神武軍師不見形。此刻赤雲都已至，元朝的，紅袍將帥困環城。合班文武齊到，一個個，扣鼓敲鐘請聖君。伏乞王爺臨主殿，議一議，或降或戰怎調停。國王一聽宮官語，只嚇得，金杯手內墜在塵。啊唷一聲朝後仰，酒迷肺腑發昏沉。番妃番後驚呆了，圍著胡床叫主君。

啊唷，主公呀！

朝鮮國王醒回來，倒在龍床叫痛哉。又醉又驚還又懼，昏沉難以把身抬。番妃番後齊悲泣，宮女宮嬪盡痛哀。不按歌聲開絳帳，就提舞袖拭香腮。國王尚未抬身起，又見宮官報進來。

啟王爺得知：大元的主帥王華統領合部將官抵城討戰，要王爺上敵樓答話。朝中文武立請商議軍情，乞聖旨定奪。

妃後齊齊勸國王，且臨外殿再相商。朝前三百文和武，難道說，沒個忠來沒個良。國王見說長歎氣，整冠勉強下龍床。宮官采女齊隨後，一駕鸞車就起行。番國后妃齊等信，一個個，不求征戰只要降。朝鮮國王升前殿，眾官員，舞蹈揚塵叫聖王。

啊唷主公呀，事情急了，如何此刻臨朝？

紅袍將士困連城，難道王爺尚未知？如若再遲三兩刻，倒只怕，朝鮮大地屬元人。臣們不敢先專主，請問龍心怎樣行？國主座中言不出，聽了聽，但聞炮石打高城。心更懼，意加驚，半晌開言問眾卿。兵已臨城難走避，公同商議怎調停。安邦定國憑文武，何必還來問寡人？悔殺相從鄔帥語，只落得，紅袍兵到要求成。如今彼等無蹤影，也不知，元將何能跨海行？事到其間難坐待，說不得，江山要托眾賢卿。國王言說容淒慘，俯伏金枝玉葉人。但見他，撲頭象簡百花袍，玉帶玲瓏束半腰。面似桃花眉似柳，翩翩年少一英才。上前俯伏金鑾殿，叩首三呼奏事苗。

臣東宮駙馬燕山丹有事奏聞聖主。

當初世祖乍登基，我國年年進貢儀。只見忽來神武道，吾王遂欲把兵提。軍師法術猶難勝，再有何人敢敵伊？若據微臣愚拙見，朝鮮城上插降旗。

咳，國王呀！

事到其間莫避慚，降書一獻最為安。萬般留得江山在，也好把，龍子龍孫代代傳。如若吾王心肯允，微臣先向敵樓觀。從容知會王元帥，道達投降一片心。如若他們還討戰，微臣拼死敢當先。總然一命遭飛劍，也只是，報國捐軀不汗顏。駙馬言完文武跪，戰兢兢，求王恩准燕山丹。朝鮮國王心無奈，明曉諸臣怕上前。意欲投降容又愧，他只得，一敲御案叫蒼天。

啊唷，蒼天呀蒼天！罷了！此是寡人無福，文武無能，就此投降便了。

駙馬王爺爾就行，孤家整備做降人。可嗟可笑諸文武，枉是衣冠立滿庭。少刻寡人城外跪，看你們，狼心狗肺可安寧？國王言

訖修降表，寫一行來歎一聲。文武番官俱俯伏，叩頭待罪不抬身。朝鮮駙馬忙辭駕，飛馬揚鞭出午門。帶領隨身人一眾，竟由馬道上高城。慢言駙馬來知會，且把紅袍將帥雲。

話說徵東招討一到朝鮮，就將改姓移名事情對諸將說了，將官們也沒有一人不服的。王元帥遂帶領一班將士，整整齊齊立馬於朝鮮城下。望見一位穿百花袍的少年打馬道上城，就把白兔騎一催，紅纓乾一指，高聲說道：那敵樓上的官兒，報與爾家國王知道：三載之前，本帥父親皇甫亭山，右先鋒衛煥俱被你家擒獲在此，囚禁南牢內。今日本帥奉當今萬歲爺的聖恩，徵討於爾。賴大元的國運，諸將的軍威，已報爾家軍師趕走，元帥斬除，番將番兵招降了大半。此刻兵臨城下，殺將來，少不得玉石俱焚。爾國王若知時務，立刻差送出衛煥與本帥的父親，再獻降表歸順元朝，本帥也保全爾一國家基業。如若不聽善言，爾就試一試赤雲都的厲害如何！

朝鮮駙馬見招降，接口慌忙道端詳。上國元戎停寶馬，吾家亦有此言商。當年大膽興人馬，也只為，神武軍師懲國王。若不聽從鄔帥等，怎麼敢，平空起釁犯天邦。如今國王自追悔，特欲求成就拜降。皇甫公們俱在獄，只因為，勸降不納在監房。如今投順天朝主，少不得，要送忠臣還故鄉。既是元戎如此語，下官就去見君王。從今斷不重生念，永佩王恩在外方。駙馬說完朝下轉，飛騎而往話投降。徵東招討心中悅，回首傳言轉帳房。

諸位將軍呀，

朝鮮既悔可調和，殺伐多時罪孽多。皇上好生恩德大，料來不責爾同吾。此時都自回營去，待他們，拜獻投降就返都。合部將軍齊踴躍，全營士卒盡歡呼。元戎立刻回人馬，專等投降兩國和。右部先鋒皇甫女，悲悲喜喜淚痕多。初心只待逢親面，保一個，孝女歸國返帝都。按下徵東元帥處，且提外國要求和。

話說朝鮮的駙馬燕山丹飛馬回朝，報知此信。國王就傳下聖旨，一面差官去請皇甫敬、衛煥出監，一面又到府中挑選貢物。打點停當，就要拜獻降書。且說下監的差官，一到南牢，高叫道：王爺有旨，速請皇甫元戎與衛總兵出牢。

一聲旨下獄官忙，直入南牢到後房。鐵鎖敲開門一放，裡邊驚動二忠良。心慘切，意彷徨，又聽傳呼見國王。一位朝官朝裡走，匆匆來意甚慌忙。開言先叫除枷鎖，然後重呼換了裳。皇甫元戎和衛煥，一齊不解問其詳。差官呀，國王相呼我與伊，不知來意有何機？口吞飲食心猶愧，不必重更爾國衣。言訖二人齊灑淚，差官見說笑微微。今朝相請非凶兆，往日情由不用提。國王在朝相等候，二公速去莫遲疑。亭山衛煥驚還喜，枷鎖雖脫不換衣。頃刻身子甚踴躍，登時手足不枷移。差官催促離監禁，就叫隨人快備車。二位忠臣抬首看，竟不覺，大聲悲呼淚沾衣。

啊嘯傷哉！我二人囚禁三年，今日復見天日。

亭山衛煥淚淋漓，就在當天跪在塵。長歎一聲天闕遠，今朝只當見吾君。忠臣思主心如渴，國王差官催促行。二位忠良方出外，發車直至午朝門。一班文武齊相接，駙馬丹山拱手雲：

啊嘯，二公請了。

三年囚駕在南牢，國王無非惜俊豪。只為忠臣心不順，因而枷鎖受煎熬。今朝兩位公郎至，兵馬圍城把恨消。要請二公回去會，並招國王順天朝。我君已恨從前錯，故遣差官入禁邀。恭喜兩君患難滿，車騎就此返天朝。亭山衛煥驚還喜，急扯朝鮮駙馬衣。

啊嘯，何人來了？

駙馬忙將少甫言，從頭至尾告亭山。督台一聽驚和悅，頓想天妃夢更然。可喜吾兒能自立，提兵救父下朝鮮。不知怎樣方臨此，未識如何已定邊？身在南牢三載遠，又能骨肉再團圓。

呀，且住！堂堂世代功勳，何故更名改姓？

莫非鄉國有風波，故此孩兒這等呼。定是朝廷疑我叛，要拿眷屬上京師。少華故隱真名姓，得以飛身到仕途。渺渺三年雲樹隔，也不知，長華母女近如何。督台當下添悲喜，衛煥時間理會無。

啊嘯奇哉！此事從何而起？

平生只有一裙釵，怎教孩兒救父親？莫是哪房堂姪等，把得了，一官半職共東征。可憐三載南牢坐，今日重能返帝京。不枉數年甘受苦，皇天無負我忠心。亭山衛煥心悲喜，便共朝鮮駙馬行。直入朝堂三四步，早觀國主降階迎。和容悅色慙敷接，回首又呼下旨人。

咳！宣奴的官兒，怎不與二位更衣進見？

差官跪地稟其言，國王傳宣呼大賢。一拱相迎朝外走，亭山等，亦行常禮問金安。國王命坐金鑾殿，下旨傳宣錢別筵。頃刻宮官陳綺席，登時寶殿下珠簾。歌姬慢慢敲檀板，舞罷輕輕踏錦氈。駙馬山丹親敬酒，朝鮮國王請前愆。自從被獲來吾國，也只為，愛重之心要用賢。二位果然忘北關，孤家豈屈坐南監？今朝上國雄師至，我只得，整備車騎相送還。千乞美言王帥主，屈尊之罪善包容。嗟吾不得留英傑，妄想前心一旦捐。國王言完掩面，亭山衛煥也淒然。一齊出席稱焉敢，這本是，國王深恩禁兩賢。只為元帝恩典重，因而情願坐南監。今朝將轉家邦去，我與賢王來說冤。言訖連吞三盞酒，告辭便欲出朝鮮。國王吩咐排鑾駕，就獻降書順大元。駙馬山丹充貢使，以為請罪在君前。一聲旨下俱齊備，番國親就請鑾輿。國王其時乘了馬，隨身只帶八官員。國王手內擎降表，含怒回頭叫眾官。爾等肯思慚愧否，看一看，寡人此去跪降元。一班文武俱低首，自恨無顏不敢言。當下國王前面走，後隨駙馬燕山丹。四車貢物多豐盛，相押同行到外邊。

話說朝鮮國王手捧降書，駙馬山丹押著貢物，後邊是兩位難滿的忠臣，坐兩輛朱略明車，隨著國王出外。

朝鮮國內罷交兵，走馬立城要拜降。儀仗不排無士馬，幾員侍御擁番王。滔滔一到城門啟，望見元朝百帳房。迭迭層層排寶戟，飄飄蕩蕩列旗槍。軍威嚴整英風重，地脈調和旺氣長。隱隱連營生喜色，高高大帳起祥光。細觀如此軍規重，自然是，不可交鋒只可降。國王就呼人走報，番官飛馬撒絲韁。

咳！大元守營的藍旗，快報元戎知道：有俺朝鮮的國王特獻降書在此，並送皇甫元戎與衛總兵到了，請軍令定奪。

番官傳話順元朝，門外藍旗喜氣高。人喝一聲相候者，飛身就向裡邊跑。搖戰牌，掖征袍，令字旗兒招兩招。一曲腰時雙膝跪，叩頭向上啟根苗。

報啟大元帥得知，萬千之喜！

朝鮮國主自家來，送到了，衛煥總兵老督台。獻到降書專候見，帥家下令就分排。藍旗報罷軍前事，座上元戎笑口開。

啊嘯妙呀！朝鮮國主親到吾營麼？你說帥爺出來，恭叩大駕。

藍旗立刻就傳呼，元帥營中喜氣多。吩咐一聲牽戰馬，人員立去帶徵驄。長華小姐心悲喜，右部先鋒揚翠眉。隨護元戎齊出外，三聲大炮震金鑼。遠遠一望看若何，但見那，蓮花寶帳幾重開，左右先鋒已出來。白面紅顏盡年少，威風凜凜兩邊排。繡旗招展香風動，銀戟光輝曉日開。二位先行方出外，又觀諸將踏塵埃。只聽得，開道金鑼一陣催，營門三炮響如雷。雲鋪素練千乘馬，日照紅纓白頂盔。隊隊彩旗迎日照，行行寶劍照光輝。出來俱是紅袍將，雁翅分明八面威。諸將排班方始住，兩邊金鼓又齊催。忽見那，重重傳語應聲高，坐上空寶蓋招。飛虎大旗分左右，居中閃出一英豪。四邊金鳳朝前映，一朵紅纓向後飄。馬上輕提紅纓朝，肩頭齊罩大紅袍。當胸寶鏡孤輪照，插背飛旗八面幡。蓋世英姿堪落膽，出群雄表可魂消。鬼然獨立旗門下，凜凜威風第一標。國主見時心懼怕，慌忙跳下錦鞍鞦。抬御袖，整龍袍，忍氣吞聲曲了腰。無奈進前三四步，降書一舉過眉高。

大元朝主帥在上，小王朝鮮國主跪獻降書了。

悔聽軍師元帥言，不通王化又侵邊。天恩浩蕩留情義，拜獻降書在馬前。貢物四車今俱到，差官特遣燕山丹。從今後，年年進

貢歸皇統；從今後，步步來朝服大元。再有一些背國化，總憑征伐滅朝鮮。國王說到將完語，輕輕的，跪在元戎馬首前。招討一見心大悅，喝聲好，跳下描金飛虎鞍。

啊唷，貴王請起。

從今好好守殊方，不可生心奪上邦。我主為君天授命，豈能一旦失封疆。你如實意歸王化，俺豈肯，不惜蒼生伐爾邦。元帥言完連撫慰，朝鮮國主喜還傷。

是。謝元帥教訓的良言。

國王答應就還駒，駙馬山丹同上前。整整花袍三打恭，口稱押貢上京畿。徵東招討忙扶住，手執降書欠欠身。

啊，朝鮮國主既投降，你自回城便了。

國王交付已皆完，統奉群雄竟自還。幸得元戎加撫慰，投降之後卻心安。於中元帥慌忙問，二座明車在哪邊？只見後邊人擁到，朝鮮駙馬就開言。

咳，差官們就送二位大人到營中下車便了。

外國差官應一聲，明車推動響朱輪。元戎統領諸官將，先入中軍等候迎。心喜悅，意淒清，已見雙車入正門。衛煥亭山齊跪下，各人睜看認嚴親。

但見皇甫敬怎生模樣？

八面威風半點無，可憐三載受消磨。衣袍碎似魚鱗甲，顏色全非美玉膚。步似蛟龍無勇猛，身如病虎少規模。下車一見親人面，喜亦多來怨亦多。

衛總兵如何的光景？

容顏不比舊時強，發半白來須半黃。滿面淒涼愁困狀，心情猶帶別離腸。明車一下忙觀看，要見親人訴別腸。

話說二位忠臣一下下車，早見徵東元帥，靖國女將軍，先鋒韋勇達，忙忙地一齊迎上前來。

徵東元帥淚如傾，靖國將軍意似焚。這一個，飛躍金蓮朝外接；那一個，忙移虎步向前迎。這一個，鳳眼將含淚下傾；那一個，芝眉欲展又交鬢。這一個，驚驚喜喜呼嚴父；那一個，慘慘淒淒呼大人。東首拜將王帥主，西邊跪倒女將軍。攔腰抱住生身父，哽咽悲啼大放聲。

啊唷爹爹呀！悠悠三載相離，匆匆一朝見面。

可憐骨肉久分開，東邊迢迢顧不來。父處何知家被禍，家鄉哪曉父當災。千辛萬苦言難盡，永夜長呼丟不開。今日一朝重見面，可憐無限是離懷。

啊唷爹爹呀！

保得團圓靠上天，高堂猶幸得雙全。今朝相見無他事，掙了個，忠孝聲名到父前。言訖一齊相抱住，嬌聲悲哭淚如泉。督台看見兒和女，由不得，一陣愁來一陣酸。

啊唷嬌兒呀！怎麼姐弟一齊都來了？這也是神明加佑，宗祖陰靈。

嗟吾不得定朝鮮，一旦遭擒坐了牢。萬死不期今富貴，留留情願受煎熬。一朝忽見親兒女，三載猶披舊戰袍。可歎可嗟還可喜，何期相見在今朝。兒呀，為父擒於異域城，鄉間何故禍臨門？今朝姐弟俱皆在，怎不見，苦命夫人你母親？骨肉相殘離一處，叫兒們，將娘丟去哪方存？悠悠三載分離事，何不消停細細雲？總督言完垂下淚，雙扶子女吐悲聲。這邊姐弟談離別，那處先鋒認父親。勇達勇彪齊跪下，慘淒淒，呼爹喚叔吐哀音。

啊唷爹爹叔父呀！

可憐出戰被擒拿，君聽讒言抄了家。骨肉流離難見面，門庭冷落實堪嗟。東奔西散無基業，寄跡高山只當家。若非是，徵東元帥君前奏，姪男們，安能平地便榮華。今朝復見高堂面，真正是，悲亦加來喜亦加。勇達勇彪齊痛哭，總兵衛煥意如麻。端詳左部呼爹者，容貌分明是女娃。且視先鋒沉下淚，心中又喜又嗟呀。

啊唷這是勇彪賢姪，怎麼你亦來了？

左部先鋒把首低，答言救父掛征衣。三載不見心亦渴，敢惜孩兒此身軀。衛煥聽完難說破，親人相抱復悲啼。合班將士都相勸，方始抬身整整衣。

先說皇甫敬骨肉相逢，一齊痛哭。眾將官上前勸解，方始停悲。王元帥請父親與衛煥更換了常衣，然後合營從頭相見。長華等就將徵東之後，朝廷拿解全家，一切遭擒的事情，從頭細表，直說到兵到朝鮮，方才住口。皇甫敬聽了這些言語，真個是喜怒哀樂，無不交加。

皇甫亭山歎兩聲，個中遭遇許多情。豺狼當道奸臣廣，天子明時也不明。我等若然投外國，安能復聚一家門。天公不絕忠良後，致使兒們得戰贏。可恨奸雄劉父子，陰謀如此用奸心。陷人反叛無情甚，奪友婚姻罪孽深。堪笑健才劉國丈，縱兒不法又欺君。我無屈膝降番國，他已私書通外人。如此為人真險甚，倒虧他，身應侯爵在朝門。

咳！奸臣勢惡滔天，難怪人人懼怕。

堂堂正正奪官袍，只說良緣白首好。平地風波來得惡，君王聖旨又親標。生生斷送多才女，歎只歎，蘭谷先生也絕交。

啊呀，孟麗君呀孟麗君，難道你這般節烈？

奪袍射柳定良姻，只說他年好事成。不幸卻遭劉氏害，致教聖旨逼重婚。墜樓投水全身節，願死輕生有大倫。忠孝雙全真可敬，行為不愧我家人。劉門害我仍完聚，失卻了，孟府千金女俊英。

啊唷多才的烈女！你竟自捐軀了，我皇甫敬亦當感恩於肺腑。

總督言完頓足呼，放聲大慟哭嬌姝。周全皇甫家聲正，可惜青年性命無。閨閣才人真可效，女家豪傑情義多。吾家如若孩兒廣，就令芝田一身孤。做對義夫和節婦，也不枉，多才烈女跳清波。如今唯有雙兒女，再聯姻，辜負冰霜女丈夫。總督悲傷成一慟，只哭得，徵東元帥淚如梭。

啊唷爹爹呀，且休悲感。

麗君盡節正非差，只要孩兒不負她。父母如聞該喜悅，何須悲痛與嗟呀。督台長歎抬身起，正正冠袍出帳衙。

啊，左右二先鋒，皇甫敬有禮。

我妻我女我兒郎，不是英雄命盡捐。今日帳前行一禮，來生結草與銜環。亭山言訖撩袍跪，嚇壞了，左右先鋒二位賢。

啊唷老伯大人，小姪們禁當不起。